

獨幕劇

周明樹

北風冷冽。還降著雪花。雪花在風中迴旋飄蕩，然後，無力地落在白皚的路上。

行人稀稀疏疏的。駱家邦裹在皮大衣下，瑟縮地迎向北風，吃力地走著。回望他踏在路面烙下的腳印，迅即被飛來的雪絮消滅時，駱家邦悵然的搖頭。朗費羅的期望在人生的流沙裡，能留下自己的腳痕，是太綺麗的憧憬了。至少，在目前的浪潮裡，它畢竟是令人沮喪的。

像今天這種天氣，誰也不願出門的。但A鎮的話劇，却深深地誘惑起駱家邦幼時的狂熱。而且他也一直想證明他年青時的那股——與大自然搏鬥——的豪氣，並沒有在歲月的齒輪下被磨損。因此，雖然A鎮離他家鄉，約莫有千條小腸那樣遠，他還是走在狂風白雪鑄成的世界裡。

路很難走。原本就泥濘不堪的路面，加上雪融，更是濕滑。駱家邦從來不曾想到世間的路竟會這樣荊苛的；就好像他從來也不會想到那個跟他有過山盟海誓的女人，會突然離去一樣。

他記得幼年時他家鄉的碎石子路。雖然不平些，但在赤足的肉壓下，它依然變得平坦。反而在都市的柏油路，却任地也軋不平，時時留下窟窿的陷阱。駱家邦實在想不通，人生要走的路，會有如此的分歧。走慣了城市的路，現在回到家鄉，却依稀覺得硃刺，雖然裹著鞋。

好不容易跋涉到A鎮。A鎮是個比駱家邦家鄉要熱鬧些的小鎮。而話劇場就設在東城門旁的

廣場。遠遠望去，一桿旗布在寒風中抖索。

從東城門延出來的路，貫穿着這個小鎮的繁榮。駱家邦對這條路是挺熱的。他閉上眼也講得出兩旁攤位的名稱。有一段日子，他甚至於是這條路的常客，阿福伯的擔子麵、基榮哥的冰菓室……但那屬於過去熟悉的景物，却變得陌生了。

走完這條路，駱家邦好想哭。他的心裡充塞著漠然的悲哀，一份善變冷漠的疑雲，隔開過去與現在，駱家邦不知道存在他與他們之間的恆變因子是如何組合的，是他蒼老得太快，抑是他們改變得厲害？駱家邦想，世態滄桑啊！

他勉力地承受了由過去熱情的招呼褪成的炎涼。他蹣跚踉蹌。

一進入劇場，單調的清冷令駱家邦不快。整座空間，就只由六七個人撐著，顯得單薄孱弱。這種由孤寂鎮逼出的冷氣，一直捲向駱家邦。看很少人看的戲，心理總是怪怪的。

駱家邦搓了搓雙手，然後把縮在衣領下的脖子，用力地掙出。游目四眺。當駱家邦失望的收回目光時，圍在他與他們之間的牆，倏然變得厚實起來。駱家邦靜靜的坐著。等待那張褐色的絨軟布簾拉起。

古老的米勒鐘響，敲碎了凍凝的氣塊。幕啟。駱家邦霎時被舞台上荒涼的背景懾住了。灰色的雲，枯萎的草，沒有太陽。只有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，伸出乾癟的雙手，跪向他自爲上帝出現的方向。接下去的台詞，駱家邦一句也沒有聽進去，駱家邦已深深的被台上的無言舉止感動著。

抽動翻滾、撕扯哀號，然後，平靜的悲鳴，黑暗仆倒。駱家邦不知道這幕戲演了多久，也不知道下幕戲的戲名，就在聽見其餘觀眾，因沒有藝術舞蹈而煩躁的噓聲時，他就出來了。

風更大，雪更白。駱家邦覺得滿心的疙瘩，無助的嘶叫然後平靜的仆倒。駱家邦想大叫，但他發不出聲音。不，也許他源自心中的熱氣給外面的冰冷凍結了。駱家邦的腳有點疼，但那又算得了什麼？他現在只是在回味，在細嚼那齣只有七個觀眾的獨幕劇。

胎兒懷著對外面世界的好奇，艱苦地鑽出了黑漆而溫熱的子宮。然而，他却以一副僵硬的屍體，沮喪地從光明而冰冷的人間，回歸到另一個永恆的黑暗的世界。一切在世時的努力和掙扎，都是徒然而無意義的。駱家邦覺得他的心幌正插著一支明中的刀，鮮血汨汨的沿著刀緣下滴。

駱家邦不知怎的，一直對剛才那幕戲，懷有親切的感覺。雖然他極力想找出理由來解釋那種無端的親切，然而擁聚在腦海裡的，依舊一片死寂。不過，的確是很相像的，駱家邦想。

話劇，在駱家邦的眼裡是高於一切戲劇型式的。他總覺得，鮮活的對話，生動的真象，正是人生的縮影。雖然它的藝術價值也許並不崇高，但至少在表現的真實感上，它最容易激起觀眾的共鳴。每當看完一齣戲，駱家邦就彷彿看完了人生百態中的一門。駱家邦知道，他也曾經演過。但當他跨過尷尬的童星時期而自栩成熟時，他突然感到整個舞台的清冷寂寞。

他害怕恐慌。他惶然無助。一如適才的那位老人。這種聯想，倏然勾到駱家邦心裡的瘡肉。於是，他的臉痛苦地扭曲著。

駱家邦回想。自他懂事以後，幾乎每年都死掉一個朋友或親人。本來駱家邦在人生舞台上的戲是挺熱鬧的，但那些圍繞在他身邊的角色，却一個一個地在駱家邦的心靈深處沈澱了。

首先，當他發現海龍伯與他媽媽在房間裡的醜事後，他對母親存有的那份遺傳血系，倏然完全流失了。而終年在母親呵責下不吭氣的父親的懦弱，強力地壓過了對他父親的早期崇敬。於是，父親的影子死了。兄弟的粗俗與膚淺，更使駱家邦覺得厭煩。慢慢地，駱家邦被孤立，在家庭的零點。

駱家邦忍受不了那種異常的孤獨，因此他把天生賦有的感情，投射在校園。起初，駱家邦幾乎很快地就贏得他所希冀的熱鬧，但當他浸了十多年的書後，他忽然沈默了。沈寂得像沒頂在大海中。師長的偶像崩潰了，朋友的情誼發腐了。於是，他想栩栩的演下去的企圖，又靜止在原始的零點。

想到這裡，駱家邦的嘴角由於牽動頰肉而裂開了。流出的血，迅即凝成血塊。駱家邦懷著流浪者的心情，彳亍在街頭。他無目的的看了周圍一下，因為，在下雪的日子是很容易迷途的。東民街八十九號。駱家邦像有腦瘤的病人，意識突然暫時的休止。「89、91、93……再過去就是95號了」，他心裡默唸著。95號，對別人也許只是個死板的數字，但在駱家邦，它錯綜地蘊藏著一段屬於他人生歷史的珍料。

潛意識依然控制著人類大部份的活動。駱家邦曾發過誓，但他自認為極莊重的誓言，却輕輕的給蟄伏的意識否定掉。「我怎會沒事地來此地？」當他雙腳不再聽他指揮而停在屋前時，他喃喃的懷疑。人終究是念舊的動物？誰能理智得沒有一絲感情？駱家邦佇足良久。由他臉上的激動表情，可知他的內心正在傾軋著。突然，駱家邦低著頭，匆匆地走過那間紅色的房子。駱家邦覺得他的心好重，他雖然已走離了那幢紅屋，但一股徹骨的寒意，仍然使他戰慄不已。

在那段在家庭孤獨、在校園索子的日子，駱家邦認識了一個女人。像個久已失去愛的孤兒突然後獲得母愛一樣，他把全心的鬱情，傾囊而出，渴望能獲得溫暖和幸福。

駱家邦的眼裡閃過一絲喜悅。迅即又變陰沉，的確，有一段好長的日子是值得欣躍的。那個時候，駱家邦認為，是他那幕戲的最高潮。觀眾好多好多，他已全神地注入感情的演著，他期望他的戲能夠堂皇，贏得采，但物慾的魔掌像撒旦，把她攬走了，從駱家邦的心底，掠得遠遠的。

駱家邦還來不及冷靜得理清頭緒時，他的人生舞台劇，已被註定失敗的命運。雖然他仍舊不時以獨幕劇的姿態出現，然而，那已失掉了積極的意義。沒有觀眾的舞台上，駱家邦那孤伶伶地站著，慘澹的命運，張爪舞影。

別亮的雪色，白得刺眼。駱家邦回憶的痛極，在刺眼反射的刹那，又回復平靜，事情總會過

去的。雖然愛情在生命的樂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章，但愛情的劍何其鋒利啊！稍一不慎，生命的畫冊却沾滿了紅淋的鮮血，駱家邦撇撇嘴。

駱家邦左手緊揪著皮大衣的衣領，右手插在大衣口袋，天氣更壞了。

噹噹！的鐘聲，由A鎮唯一的教堂塔頂敲響，駱家邦不自覺地想尋出這天堂呼聲的本源。世界都是白亮的。駱家邦只依稀看見遠處高聳的十字架，宗教的意念一直摒棄在駱家邦的思維外，他一向瞧不起那群上帝豢養的火鷄，對他們虛假的慈悲、欺騙的神話、模稜的萬能，駱家邦簡直不能忍受。

但目前，駱家邦却很想信耶穌，他要求上帝指引一條光明新生的路。他要在十字架的光輝中求得永恆的平靜，可是，駱家邦發覺，上帝的手始終離他好遠好遠，對於駱家邦的境遇和命運，上帝的照顧何其吝嗇啊！（因為他是上帝的叛徒？）

駱家邦憤念的跺跺腳，脚下的路面破了裂痕。駱家邦自覺得他的生命力快隕滅了，他疲乏無力的拖著沈重的脚步，緩慢的走著。

可憐的駱家邦，他還是像唐吉訶德般的在人生舞台上賣力的演著，他還是以為他這齣戲能綴上歷史的巨冊而永垂。但，一齣沒有觀眾的獨幕劇，能持續多久？又有什麼意義？

北風更強勁，捲得駱家邦大衣的衣角翻飛。駱家邦剛踏下的脚印，迅即被雪花埋滅，終於，駱家邦的身影給吞沒了。而一切又歸復平靜。彷彿這個雪白的世界並未曾被沾染過似的。

（第十期）